

作为国内第一批赈复师中的一员,史长根至今已从业10年,帮助4000多名因外伤或疾病而受损的人士修复容颜、恢复自信。

“赈”指假体,“复”代表修复,“赈复”则是利用定制的假体修复身体残缺部位之意。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数据,我国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多万,占全国总人口的6.34%。不少残疾人想要减轻身体缺陷带来的种种困扰,而赈复师的工作就是根据他们的需要提供“假器官”定制服务。

史长根慢慢感受到,如今这个小众的行业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,更多残障人士看到了肉体 and 心灵“重生”的可能。

“每一次都想尽可能地做到完美”

十几年前,一场意外事故导致史长根右眼失明。从镜子中看到自己萎缩的右眼球,他决定购买义眼。在义眼、义耳、义鼻、义乳、义指等赈复体中,义眼属于入门级别,20世纪70年代就已被广泛使用。但彼时,国内的义眼没有实现一对一定制,只有固定的型号,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。

史长根至今记得,工作人员拉着一个装满义眼成品的抽屉,几十个玻璃义眼被随意摆放在里面。“测量完我眼眶的大小之后,那位师傅挑出一只义眼进行二次打磨,这个将被佩戴多年的‘器官’就草草完成了。”史长根回忆,这些批量生产的义眼不仅色彩纹理与真眼相差巨大,舒适度也很差,“戴上之后非常突兀,时间久了还可能因为形状的不契合导致眼眶发炎。”

兜兜转转,去了很多城市,购买了多个义眼,史长根仍不满意。就在他即将放弃之际,在英国读博士的姐姐向他介绍了一家工作室,称其能够根据个人情况定制义眼。怀揣着新的期盼,史长根远赴英国,这一次他终于如愿得到了理想的义眼。戴上之后,义眼几乎与真眼无异。

看到国外成熟的赈复工艺,史长根萌生了学习的想法:“我们这类人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幸的群体,我希望能够通过更先进的赈复技术,让大家的容貌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变,从而获得更多的心理慰藉。”

在英国学习的10个月里,史长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要制成一个逼真的赈复体,赈复师不仅需要掌握相关的医学知识,还要有出神入化的雕刻、绘画技艺。

“我是零基础,前前后后花了3年时间才算真正入门。”史长根说,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,他都免费为客户定制赈复体,“大概服务了100多位客户之后,开始有人愿意付费了,我才逐渐把赈复师作为自己的职业。”

史长根在上海市的工作室不足10平方米,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一进门,几张靠墙的长桌上摆满了颜料、刻刀、画笔、模具和打磨机器,玻璃展柜上各式各样的义眼模型最为吸睛。史长根能够制作义眼、义耳、义鼻等,其中义眼的客户需求量最大。

“制作一只义眼通常需要8个小时,制作义耳、义指等则需要2~3天。”史长根介绍,为了尽早拿到成品,很多客户会一大早就赶到他的工作室。在充分了解客户的情况和需求后,史长根就开始集中精力制作赈复体。

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与技术的精细活。首先,要根据客户残缺部位的轮廓进行取模、建模和翻模。之后,按照真实的器官形态对模型进行打磨抛光。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,是对比健康的器官,用磨刀和笔将器官上的血管、纹理和毛孔等细节一点点刻画在赈复体上。从清晨到深夜,史长根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在制作台前度过的。

让“假器官”与客户的身体完美地融为一体,最大程度弥补外观缺陷、掩饰畸形,是史长根一直以来的追求。“国内的赈复师行业处于起步阶段,很多客户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,什么是不好的。但我们很清楚,因为见过国外那些优秀的赈复体,知道自己作品的欠缺,所以每一次都想尽可能地做到完美。”史长根说。

对于史长根而言,赈复体制作不仅是一份工作,也是他的兴趣和爱好。在为数不多的闲暇时间里,他最喜欢在网络上浏览国外顶尖赈复师分享的作品和经验。当向记者介绍这些案例时,这个沉稳内敛的中年人滔滔不绝,神采奕奕,仿佛是在展示珍贵的宝贝。

10年来,史长根精益求精的技术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来,有客户,也有想要学艺的人。

“有人愿意学就很难得了,在教授技艺时没什么好保留的。”抱着这样的想法,史长根前后收了20多名徒弟,但其中能坚持下来的人很少。“这一行需要熬得住,一方面要在技术上

反复打磨,另一方面要经过一定时间的口碑积累,这需要两三年的时间,很多人因为经济原因,中途放弃了。”史长根说。

目前,在史长根的培养下,苏启超、张永新等5位赈复师相继出师,分别在北京、西安、成都、济南、广州等5个城市设立工作室,与史长根的工作室共同组建了一家赈复体制作公司。

佩戴好义眼的客户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常常会喜极而泣

晚9时,西安的夜景引人驻足。此时,工作台前的张永新结束当日义眼的制作工作,伸了伸懒腰,准备吃一口晚饭。

张永新曾跟随史长根在西安、广州、上海等地辗转,最后在西安定居,目前在一家私立医院任职,提供义眼等赈复体定制服务。张永新也是一名义眼佩戴者,在遇到史长根之前,曾是一名程序员。

2016年,定制过多个义眼但都不太满意的张永新找到史长根,希望史长根为他定制一个义眼。半年后,他留在了史长根身边,学习如何制作赈复体。

“那段时间我们经常拿史老师练手,给他做义眼。”张永新说,团队内普遍认为至少要经过两年比较全面的培训和学习,才能真正开始独立为客户定制赈复体。

从咨询者到赈复体佩戴者,再到赈复师,张永新和史长根一样,懂得前来咨询的人们真正需要什么。2岁前,因为一场意外,张永新的一只眼睛被尖锐物所伤而失明。“到我10岁左右的时候,眼球已经萎缩了。”张永新说,在遇到史长根之前,他曾经经历过许多低谷,受过不少冷眼。有相似经历的史长根让他觉得格外亲切,在一次沟通中他逐渐变得乐观起来,开始正视自己的缺陷。

害怕与人对视,难以正常社交,找工作四处碰壁,婚姻受挫……赈复体佩戴者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经历。“我们单眼人群是平凡而渺小的,合适的义眼带来的自信和力量足以点燃一个人的‘小宇宙’。”说话间,张永新用手推了推透明眼镜框,如果不是刻意盯着看,完全看不出他佩戴了义眼。

“多数赈复体佩戴者难免认为自己与普通人不一样,而好的赈复体能让他们从心底里觉得自己与常人无异。”张永新表示,很多时候客户需要的不仅是仿真度高和看起来美观的赈复体,更是心灵上的慰藉。

“就像打开心扉的一把钥匙被自己握在手中,正常的社交多了,生活步入正轨,人也活得更豁达,逐渐不再在意自己身上的缺陷。”回忆起赈复体上新义眼时的状态,张永新表示当时“开心坏了”。而现在,他能听到很多客户对他这样说。

有一些初次上门咨询的客户会低着头,甚至不敢直视赈复师。史长根能够观察到他们的情绪和需求,以平常心对待,鼓励他们勇敢地面对陌生人。在他的工作室里,有一面大镜子。佩戴好义眼的客户看着镜子里的自己,常常会喜极而泣。“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希望,有了新的方向。”史长根说,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自信笑对人生,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。

4月的北京,生机盎然。这天一大早,小新(化名)抱着自己一岁多的孩子来到赈复师苏启超的工作室。小新从小因受伤左眼失明,常年佩戴义眼,但之前的义眼戴起来不舒服,左眼的下眼睑被压迫得下垂,上下眼睑无法再支撑住义眼的重量。听说苏启超工作室后,她找了过来,希望苏启超能为自己定制一枚特殊的义眼。

苏启超和小新对坐着,仔细观察小新右眼的大小、形状、虹膜的色彩、红血丝的分布。然后,根据她左眼眼的情况制作眼模,并拿起工具细细描绘。几个小时过去,一枚逼真的义眼做好了。初次试戴,小新开心地笑了,一边打量镜子里的自己,一边逗着孩子。苏启超说,小新不光是需要这枚义眼,也是想给孩子做一个正视缺陷、



史长根在制作义眼

□本报记者 刘敬玥 段梦兰

修补「残缺人生」

接纳缺陷的榜样。

来找苏启超定制赈复体的人,各有各的故事。有的人匆匆找到苏启超定制一枚义耳,戴上后第二天觉得自己生活有了希望,有了新的方向。”史长根说,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自信笑对人生,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事。

在苏启超看来,还有许多人定制赈复体不光是为了自己,更多是为了他人。比如,有的人孩子要结婚,觉得自己一只眼睛缺失在婚宴上不太美观,于是来定制义眼,为的是让孩子的的人生大事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

30多万条帖子,一字一句诉说着“单眼”人群的故事

“我是外伤性失明,怎么办,好自卑……”
“我小时候是用头发把眼睛挡

住,但现在全部短发了,改变不了,就接受了。”

在百度贴吧“义眼吧”里,有30多万条帖子,一字一句诉说着“单眼”人群的故事。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下,需要定制赈复体的人员数量比想象中的更多。史长根每个月最多能为100余人定制赈复体。

“每天都要加班到晚上八九点,偶尔休息,只有这样才能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满足更多人的需求。”史长根说,“再多就做不过来了。”

“我们几个工作室都是全国统一定价,公开透明。”史长根介绍,根据义眼材料的不同,目前国内定制义眼服务的价格在5000元~1.8万元不等,义指、义鼻、义耳等其他赈复体的收费为1万元~2万元,而同样质量的赈复体在国外可能要花费5倍到10倍的钱。

张永新说,他一直在为“人人都能做得起赈复体”而努力。现在客户定制赈复体需要自费,不能使用医保,但好在赈复体不是一次性买卖。以义眼为例,质量较好、佩戴舒适的义眼可以使用5~10年。史长根和徒弟们的工

作室还有一个规定:赈复体完全做好且客户佩戴满意后才收费,以此作为对客户给予信任的回报。

史长根说,他常常是大家推着往前走。“有的客户加了很多线上群,有相同需求的人聚在一起,谁给他们做得好,就会在内部推荐。渐渐地,来找我们定制赈复体的人越来越多。”而后,史长根发现,仍有很多有赈复体定制需求的人并不知道可以定制。于是,他开始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创建自媒体账号,和几名徒弟一起维护。

在新闻报道和自媒体视频中,有不少赈复师的身影。他们大多在一线城市,以公司、个人工作室或私立医疗机构等形式,提供赈复体定制服务,来访者多通过网络、公开信息或熟人推荐找到他们。也有赈复师在公立医院中以第三方工作室的形式为需求者提供服务,同时接受院内管理。

“大多数赈复师以制作义眼为主,能做义指、义鼻、义耳等赈复体的人较少。”史长根认为,赈复师行业只能小众。总体来说,赈复师行业的准入门槛并不高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,要成为一名赈复师需要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和美术功底,但并没有明确的行业准入标准和成熟的培训体系。

“和义指、义鼻、义耳等可以使用胶水在皮肤表面粘贴佩戴的赈复体不同,义眼对制作材料和佩戴舒适度的要求高,但目前整个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不足、对产品的质量管理不到位,一名技术高超、经验丰富的好赈复师更是难得。”史长根说。

目前,国内医疗机构、企业、赈复体定制工作室制作的义眼大多采用高分子树脂材料,即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材料,属于医疗器械。在2017版《医疗器械分类目录》中,义眼片属于Ⅱ类医疗器械,实行注册管理。2020年12月,《医疗器械分类目录》部分内容进行调整,其中“非无菌提供”义眼片被调整为Ⅰ类医疗器械,实行备案管理;而“无菌提供”义眼片仍为Ⅱ类医疗器械。据了解,目前市面上的定制义眼大多为“非无菌提供”,这意味着生产销售此类义眼至少需要进行医疗器械备案。

“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Ⅰ类医疗器械销售、Ⅰ类医疗器械生产、Ⅱ类医疗器械销售等。”史长根说,其公司的义眼、义耳等均在境内医疗器械备案名单中。但一些工作室可能没有备案,而且少数批量生产的义眼采用玻璃材料,不属于医疗器械,这意味着监管更难。消费者需要仔细辨别,选择有资质的机构定制赈复体。

赈复体工艺非常成熟,很多身体缺陷可以通过赈复技术来修补。与之相比,尽管一批赈复师将国外制作工艺引入国内,赈复体的质量显著提升,但我国赈复体工艺水平和制作种类仍然有限。除义眼外,赈复体制作的整个产业链都尚未成熟。即使是在先行一步的义眼领域,国内制作材料的研发也处于落后水平。史长根说,制作赈复体的进口材料价格是国产材料的数倍。如果国内研发出新材料,赈复体的制作成本有望进一步降低。

尽管国内赈复体的价格远低于国外,但几千元、上万元的价格仍然让一些人望而却步。史长根说,除了控制制作材料成本外,此前曾有技术公司想与他合作,尝试使用3D打印技术进行赈复体的批量生产。“通过软件辅助,能够很快完成3D打印的扫描建模。可惜的是,由于打印材料所限,最终得到的成品效果不佳。”这场合作最终不了了之,但史长根认为,通过发展此类技术提高制作效率、压缩制作成本,仍是一条值得不断探索的路。

“在国内,好的赈复师非常稀缺。”史长根说,不同于他工作室的“师带徒”模式,国外有一套系统化的赈复师培养体系。“这是一个涉及多学科领域,国外学校开设单独的专业和配套的课程。”在史长根看来,国外“科班出身”的赈复师与国内“半路出家”的赈复师相比,上手速度更快,走的弯路更少,也更容易出现顶尖人才。

史长根介绍,在国外,赈复师毕业后进入工作室,与医院的医生共同组成一个工作团队。每当手术涉及器官切除等操作时,医生会提前与赈复师沟通,以便在保证患者健康的前提下,最大限度为患者保留佩戴赈复体的空间,避免其术后由于切除手法的原因无法佩戴赈复体。在这种将手术与修复紧密结合的模式中,赈复师的作用得到更全面的发挥,患者面对身体残缺的恐慌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。

“国内大城市的医生对赈复体的了解更多一些,但很多小城市的医生并不知道制作‘假器官’的赈复师的存在,更不可能在进行手术时考虑到修复问题。”为了更好地提供服务,史长根将工作室设在上海虹桥医院内,一些医生会有需求的就诊患者推荐至史长根的工作室。不过他坦言,赈复师和医生之间仍未有形成像国外一样的密切联动。

“一切都在发展初期,国内赈复体行业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”史长根说。

(本版图片由史长根提供)

“一切都在发展初期,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”



目前,英国、德国、法国等国家的

扫码看视频报道